

林文月 著

連雅堂

連雅堂傳

林文月
著

青山秀史

连雅堂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简体字版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印行和出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3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青史/林文月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95-0246-2

I. ①青… II. ①林… III. ①连雅堂(1878~1936) — 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967 号

出品人:郑纳新

策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胡波

整体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20千字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雨墨版序

外祖父去世时,我三岁。在他上海江湾路的寓所,三岁的我,突然有一个早晨,夹杂在一群大人之间,于四周悲戚的气氛下,看见被白布罩盖在里面的外祖父静静躺在他的床上。不再能俯身牵我的手,不再能慈祥地呵护我,不再能疼爱地唤唤我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的事实和永诀的悲辛。三岁的我当然还是懵懂无知的,却又仿佛有一些记忆至今并未消失。后来在我执笔追记若干片段时,那些遥远的记忆遂即借着文字,在笔端一点一点连缀了起来。

但真正认识外祖父连雅堂先生,是在我成长以后。多少次听母亲连夏甸女士追叙往事,又从一些外祖父遗留下来的著述文字中去印证那些母亲口述的事实,许多事情乃恍然贯穿了起来。

十七年前,为了撰写“先贤先烈传记丛刊”中的一册《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我才真正有系统地全面阅读外祖父所有的文章和

诗篇，又仔细翻查他人记述有关外祖父其人其事的文字。同时，我又恳请当时已经年迈的母亲为我再度仔细追忆她和外祖父母生活的往事。多少个黄昏，我们母女竟因此沉湎陶醉于那些已然逝去岁月的记忆之中。

我的舅舅连震东先生也给了我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贵资料，若非曾与舅舅一夕长谈，我不可能单凭文字的记述获知外祖父曾被“台湾鸦片烟特许问题”所困扰的真相。我的姨母连秋汉女士陪伴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最长。是姨母的娓娓叙述，使《台湾通史》刊行以后的雅堂先生不至于变成只是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撰著者，而能够使我摩描出他晚年生活的一些家居情趣与心境。

我也曾访问过史学家杨云萍教授与文学家黄得时教授。两位前辈学者在他们年少时，都与外祖父有过知识学问方面的接触。从他们口述的片段往事中，我约略掌握到家庭生活之外的连雅堂先生的人格风范。

在资料已整理妥当，准备动笔之前，我亲自去台南，流连徘徊于台南马兵营的故址。虽然马兵营早已不存在了，眼前只见炎阳下现代化的建筑物与水泥路，但是探访过后，似乎才更坚定了我撰写《青山青史》的信心。

连雅堂先生是一代台湾耆儒。他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以爱国保种为己任的热血男儿。他的巨著《台湾通史》和许许多多的诗文篇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成就；他反清抗日，护卫中华文化与台湾古迹语文的行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而为一般人所认识的一面而已；事实上，在五十九年的人际关系中，他曾经为人子，为人夫，是父亲，是祖父，也是许多人的朋友与

老师,更是一位十分尽职的报人。在他的生活中,也曾像普通人一样,有过种种的喜怒哀乐和爱恶矛盾等诸种人性的长处与短处。而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认识的连雅堂先生可敬可爱的另一面。

我幸为雅堂先生的外孙女,得有机缘搜集有关他为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资料。如此,庶几令我在撰写雅堂先生的传记时,稍能避免过于平板偶像化,而比较能塑造出一

位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来。不过历来为亲人撰写传记,则又怕会流于过度主观,故而在行文之际每多引用外祖父的诗文,希望借由他自己的文字,来引证我传文的叙述。

一九七七年完稿时,正值连雅堂先生的百岁冥诞年。我撰成此书,以志怀念与敬意。而岁月匆匆,又已过了十七年。当时给我精神上及实际上鼓励与支持的母亲、姨母和舅舅都已先后作古了。重读著作,修正并校补既罢,灯前书写此版的序文,我心中实充满感慨与更深的怀念。但愿我的诚意与努力能不辱先人,则或可稍自宽慰了。毕竟,此刻的我是不容易完全超然客观的。



素描连雅堂

林文月 谨记
一九九四年七月

序

西湖四月,清明节才过,虽然丽日当头,风中犹有一些寒意,而桃花绽放,柳枝吐新芽,我们四姊妹和表弟夫妇来此追念先祖。

岁近一世纪前,我的外祖父连雅堂先生暂游此地,写下一封家书寄予外祖母,并附系一首七言绝句: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

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那年,一九一二年,正值民国初建,外祖父三十五岁。

连氏自雅堂先生七世祖兴位公,即因反清而渡海来台。民国虽建立,清廷已灭亡,但台湾却沦陷为日本殖民地。外祖父十八岁之年亲身经历异族统治之痛,遂发愿撰著《台湾通史》,以为保存历史之真相。诗中所称“青史”便是指他心中抱定必要完成的这个志愿。三月西湖,

桃花扑船，春梦如烟。三十五岁青年时期的外祖父游历此地，必然陶醉折服于眼前的良辰美景，但他心中另有一种与众人不同的抱负。那坚定的抱负，他视为责任使命。十年惨淡经营，孜孜矻矻，凡有关台湾的史事、制度、人物、山川，乃至草木虫介，靡不详密细究为之记述。

外祖父第二次访西湖是在十四年后，一九二六年，他四十九岁时。当时《台湾通史》上、中、下三册已经次第撰成并刊行。他和外祖母沈筱云女士再游西湖，寄住于西湖北岸山坡上的玛瑙山庄。时值暑假期间，在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科的独子震东先生，也从东京抵杭省亲。他们三人优游于六桥、三竺之间，既赏美景，且享天伦之乐。即使在优游期间，外祖父仍阅读、作诗、编书。他重要的诗集之一《宁南诗草》，便是在玛瑙山庄编纂成集，写出自序的。夏天过去，舅舅回日本继续学业；而外祖父和外祖母则因为军阀事起，大陆不安，不久也返回台湾。“移家湖上住”之愿望几乎达成，却没有实现。

舅舅学成归乡之后，外祖父认为“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所以又一次忍亲子别离之情，修成一函令他带去会见故交张溥泉先生。那信里字字珠玑，句句感人。其中有句：“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大义凛然，爱国情操跃然纸上。

至于外祖父自己则继续与外祖母留居台湾，从事台湾语文的保存与整理工作。台湾的历史，已经完成著述；台湾文化与文献的维护，也是他自视为责无旁贷的任务。

雅堂先生夫妇有三女一子。震东先生上有长七岁的姐姐夏甸女士（我的母亲）。二姊春台女士夭折。下有少六岁的妹妹秋汉女士。一九三三年，母亲已经远嫁于上海；舅舅也在国内服务，而姨母则毕业

于淡水高等女子学校，外祖父便决心内渡，遂其终老于祖国之志。当时舅舅在西安工作，路途遥远；而我父亲在上海拥有不少房产，母亲挽留之下，二老便在上海江湾路公园坊八号住下来。

外祖父的晚年并没有移家湖上。上海虽称十里洋场，但闸北虹口一带，算是比较安静的。他和外祖母住在闹中取静的“公园坊”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安享比在台湾时更清静的老后生活。我们的家在江湾路五四〇号，与公园坊隔着一片草坪，便利互相往来。而在我出生之后，含饴弄孙，大概也就成为他们的另一种安慰了吧。“别看你外公写起文章来笔力犀利如剑，抱着你的手，可是小心翼翼、抖抖颤颤的啊。”母亲曾告诉我。我太小，无法记忆外祖父抱着我的手。但我仿佛记得稍大时，外祖父带着我去对面的虹口公园散步，总是顽皮地跑在前面，瘦高的老人不得不辛苦弯腰来牵我的手。

我也依稀记得有一天，我被带到公园坊八号的二楼。外祖父躺着的床上罩着一块大白布。床的周围是啜泣的亲人。白布对我而言，似乎就是代表死亡。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外祖父五十九岁，我三岁。越两月，舅母赵兰坤女士在西安生下一个男婴，尊外祖父遗嘱，取名为“战”。外祖父弥留之际对舅舅说：“日本侵华野心明显，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就在此一战。兰坤生的孩子若是男婴，就命名为‘连战’，也是意味着自强不息的意思。”

七十三年以后，我们来到西湖北岸追踪先人的足迹。山腰坡道上的玛瑙寺，是当年连雅堂先生夫妇和连震东先生曾经住宿过的玛瑙寺山庄故址。对于我们四姊妹而言，这是第一次探访；对于连战夫妇而言，则已经是多次来临了。事实上，二〇〇五年“破冰之旅”后，大陆方面得悉玛瑙寺曾为连战的祖父与父亲寓居之所，遂提议将其改建为

“连雅堂先生纪念馆”。连战表示,经过两岸复交来往合作,玛瑙寺应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所以如今玛瑙寺内除了复建的寺院、亭台、泉池外,更有“连雅堂先生纪念馆”展现着外祖父的许多著作、事迹记载,及生前摄影等物。而这个纪念馆也定期举行台湾文化的展览。我们看到台湾人物志厅、传统文化厅、历史文化厅、原住民厅、自然环境厅、现代工业厅,展出台湾独特的风土文化。

外祖父地下有知,虽然移家湖上住的愿望没有达成,但确实青山青史各千年,他应感到安慰了。

参观玛瑙寺是在去年春天,一年之后,应有鹿出版社邀约,我将已经绝版多年的《连雅堂传》整修重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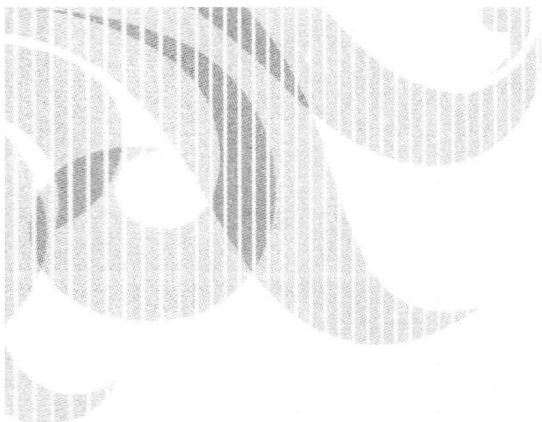
最早写这本书,是在“中央文物供应社”策划下,参与了“先贤先烈传记丛刊”,负责写外祖父的传记。当时这一套丛刊的读者对象,是以高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为主,并且在字数上也有所限制,所以行文及篇幅都不得不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约束。利用此次重新出版,我重读了往年旧文,几乎每一页都有些修正增补,也有若干改动的痕迹。希望这些文字,能够传达连雅堂先生真实的形象情思给读者。

林文月 志

二〇一〇年清明节

目 录

001	雨墨版序
004	序
001	马兵营
007	宜秋山馆
017	劫灰零乱
027	此事古难全
041	吾党吾国
055	心声新声
065	遍地史迹无人识
079	匹马阳斜
101	书剑飘零
127	名山绝业
161	著述愈勤
183	青山青史各千年



马兵营

台湾有一种古老的说法：“一府、二鹿、三艋舺。”府，指今日的台南；鹿，指鹿港；艋舺，则是指台北的万华。这三个地方，是昔日台湾的三大重镇。尤其是台南，古称“府城”，是台湾的文化古城，居全台首屈一指的地位。

今日台南市的中心地带，府前路南侧，介于南门路以西到新生路以东的区域，有一幢红砖白柱，屋顶中间有塔隆起，两翼伸展均衡的建筑物——台南地方法院。那是日据时代遗留下的古老建筑物。建构于一九一二年，虽然已经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但由于小心维护，至今仍保持大部分原貌，十分珍重。而这一带地区，法院的东边，自南至北有碑林、原南门小学、忠义国小、孔子庙、武德殿，稍远处则有台湾文学馆。法院西边，自南至北，有南美商工学校，及规模颇大的商场和旅馆，更远处有创建于明代的古庙总赶宫等等。商机与古今文化兼容并存着，间亦有老树枝叶扶疏。

其实，在日本占领台湾，建地方法院之前，这一带地区，曾经是明末延平郡王郑成功的骑兵部属所驻军之处。故而一世纪之前，当地人是称其为“马兵营”的。

而百余年前，马兵营也曾经是《台湾通史》的作者，一代耆儒连雅堂故里。

如今，徘徊于府前路这一带，只见新旧建筑参差，拓宽过的柏油马



马兵营遗址

路上，行人匆匆，车辆奔驰；昔日连家那种植竹为篱，花木扶疏，泉石幽邃的景象已不可得见；更遑论士兵与马匹的雄姿英挺，那种飞沙扬尘的情况是再难寻觅了。

连氏本来是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

连雅堂的七世祖兴位公，生于明桂王永历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两年后，明朝亡。兴位公少时遭此变难，胸中长怀隐遁之志。后离开龙溪，渡海来台，卜居于台南

宁南坊马兵营。马兵营是明郑驻师的故址，兴位公选择以此故垒作为移居之处所，正表现了他与古人心同志合的验证。他一生不仕清朝，死后入殓，全家人取明服，以表示生降死不降之志。并且垂为家规：“若入殓之时，男女皆用明服。”这个规矩为马兵营连氏所遵奉，直到雅堂的父亲得政公都如此。

远在明郑时代，台南便是产蔗糖的地方。连氏一族既然不仕清，遂以制糖为业。当然，那个时候，制糖的方法比较简单，没有今日的科学方法。连家的“糖”（制作场），是两个石制大辘轳。用牛力运转，把甘蔗切断后放进入，榨成蔗水。再将蔗汁舀起，利用甘蔗的渣废物当

做燃料：熬成黑糖。然后，把黑糖放入大桶，铺上一层层的石灰，便制成白糖。不过，当时所谓的“白糖”，并不像现在我们所食用的那么洁白和精致。

在马兵营的故址，移居于此地的连氏便是如此经营着殷实的制糖事业，代代过着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生活。那糖厂的店号，叫做“芳兰”。

